

新浪读书

腾讯读书

天涯文学
tianya.literature.cn

鼎力推荐

你在偷窥，却从来不说；
你被偷窥，却从没人告诉你……

偷窥

背后 阿明◎著

TOUKUIBEIHO

长篇小说

中国华侨出版社

偷窺

背后

阿明◎著

TOUKUIBEIHO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偷窥背后/阿明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113-0316-5

I. ①偷…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1226 号

●偷窥背后

著 者/阿 明

策 划/刘凤珍

责任编辑/齐敬霞

责任校对/王 磊

装帧设计/木鱼书籍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18 字数 25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316-5

定 价/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偷窥背后

内容简介

新世纪伊始，出版公司编辑刘希圣在一次无意的“偷窥”中，认识了一位有些神秘的女子，并得到一部手稿。围绕着这部手稿，道德、信仰、利益以及爱情与欲望、生存与毁灭、现实与梦想等等，生出一系列的变故。小说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几个主人公的迷情世界，以一种放大镜式的“偷窥”方式，捕获他（她）们心灵最辉煌、最真实的瞬间。同时，以一种宿命的结局暗示生活的本质，看似凝固的生活，正由痛苦、背叛和无奈构成，而迷人的生活，却是由追求、希望和爱来完成。

小说风趣幽默，如同北京的邻里老兄，娓娓道来，语言有点矫情，倒是北京人所特有的。

第一章

所有的男人都应该想娶文惠这样的女人。

多数男人眼里，女人只有两种相，情人相和老婆相：情人相的女人有可能成为老婆，可老婆相的女人甭想成为情人。我的意思够明白了，文惠就是天生老婆相的女人。过去的事，我不想提了，现在，我一门心思和文惠结婚，如果走运的话。对我来说，走运的意思就是床上有女人，出门有钱花，当然，床上的女人最好不是婊子，兜儿里的钱最好也不是赃物。本来，我稍稍挣扎一番，目标就实现了，因为我想要的就在眼皮子底下，可最终，运气还是溜走了……

倒霉的事是这样开始的，新春伊始，偷窥、性、车祸和畅销书……

1

做出和文惠结婚的决定后，就像经历了一次不完美的性高潮，身心疲惫，情绪有点儿腻歪，一切处于半休眠的状态，思维迟缓，激情、亢奋、快感、烦恼在我体内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希望如此。当我还能仔细品味生活的苦涩时，倒证明我对生活还有所乞求，像我这类人，洁身自好规规矩矩的生活注定不会太久。这些日子，平静的生活就像思想的镗酸在腐蚀我的精神，可只要精神还在，哪怕只是未燃烧掉的灰烬，天上的流星也能把它点燃。这么说，真不是耸人听闻！

究竟是欲望还是其他，我说不清，但就在此时，“一颗流星”出现了。

一位哲学家在他的墓碑上写道，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

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应该说，我弄不清我的道德律，但这颗“流星”确实让我感到惊奇，“它”落入我的视野完全是偶然。我住六楼，因为是顶层，有一个大平台，天渐暖后，只要有情绪，总喜欢在那里站会儿或喝杯啤酒，当然也捎带着胡思乱想。夜深人静之刻，也仰望星空，久了，身子就愈加显得沉，不是深沉，是酒劲儿，楼宇仿佛在晃动，城市恰似在海面上缓缓漂移。黑夜中，人就跟活了一万年似的，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繁星也变得鬼火一般。每每如此，我便梦呓般在心底嚎叫，不管是谁，别让我一个人沉睡过去。有时，我就像害怕阳光一样也害怕黑暗……坦率说，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当人处于一种近似迷狂的准休克状态，视野里朦朦胧胧横出一风姿绰约的女子，一般来说差不多都是从圣人过渡到诗人，再从诗人过渡到色鬼。我把诗人这块省了，眼睛立马灼灼有光，将世界颠覆到正常状。季节的原因，马上就要停止供暖了，屋里很热，那天我在自家的平台上站了一会儿，就发现对面楼房的四层的大窗子内，有一裸体女子走来走去。我先以为花了眼，仔细凝注，知道是真实的，那女子二十多岁的样子，全无顾忌，头上缠着一条花里胡哨的毛巾，具体颜色分辨不清，看样子是刚刚淋浴过。她点了一支烟，然后坐在沙发上，半天没有动弹，看不清她的容貌，却能看清她乳房高耸的浑圆轮廓；正待进一步观察，女子被像黑色尸布一样的遥控窗帘缓缓吞噬掉。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左右。我想她一定是不小心碰到控制窗帘的遥控器了。这个“不小心”的念头把我自己逗笑了。可后来发生的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那天她的确是不小心碰到窗帘的遥控器，因为接下来的日子，她常常不拉上窗帘，有时她穿着睡衣坐在写字台前，有时干脆就光着身子，常常都持续到凌晨，因为距离太远，我看不清她在忙活什么。印象里，对面四层的那间房一直没人住，前些日子倒是看见在装修，她一定是新搬来的。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很快就有了答案。

不久，我到南方出差，回来后，北京气候开始热，我也可以拿着一罐儿啤酒在平台上呆上两个小时而不用担心患上感冒。另外，这次出差

还有一个重要收获，我花五百多块钱买了架日本原装的二十倍望远镜。我还为自己的无聊行径找到一个“为了近距离观察生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句老实话，我很有些迫不及待。那天是个周末，我是个丢三落四不拘小节的人，我很想找个理由把这件事给忘了，以表明我是个基本上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可根本不可能，我对对面四层那扇窗子的渴望就像一位刚刚做完角膜移植手术的盲人对光明的渴望一样，焦虑，紧张，坐立不安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恬不知耻的羞涩。

夜幕终于降临了，我守候在阳台上，耐心等待着。就在我将要失去信心时，对面四层那扇窗子的灯亮了。我像贼一样，心咚咚跳着，手有些颤抖，屏住呼吸，调好望远镜的焦距，真是太清晰了，简直伸手可以触摸到。她开始一件一件脱衣服，看起来她不是位很有条理的女人，先将橙黄色的丝绒围巾和羽白色风衣搭在实木衣架上，接着就解开了裤扣，任其垂落至脚踝后，随便踢开，接着掳去套头衫，三下五除二，身上就剩下胸罩和镶着繁琐花边的内裤了。她愣了会儿神，一屁股陷在沙发上，并念念有辞地点起一支烟。我多少有些失望。不长时间，她突然掐掉烟，对着大穿衣镜搔首弄姿起来……我感到又邪恶又神秘。我不用猜了，她是个妓女笃定无疑。我是个男人，可能无法理解女人的自恋癖，除了职业上的需要，还能有其他解释吗？有。我马上就看到她开始穿内裤，而后，又把乳罩套上，她佝偻着胳膊，将身子弯得像只受伤的河虾，一下下折腾，事毕，不知从哪里抽出透明的纱巾，把自己缠了起来。她对着穿衣镜转了几圈儿，乌黑的长发打开了，此时，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脸，更准确些说我看到她的脸和五官的轮廓，她的眼睛很细很长，前额大而光滑，别的就有些模糊了。不过，假如我们照面，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她来。虽然对她的印象不很清晰，但有一种感觉。她在屋里来回走动，很兴奋似的，步态优雅，我立刻推翻了刚才对她职业上的判断，她不是个妓女，应该是个业余模特或是地方戏的演员。这样一来，我对她的搔首弄姿倒多了些好感。她很快安静下来，开始读一本杂志，我看清了，是本文学杂志，因为那本刊物我的朋友王子和每期都给我

寄，那封面的版式和图案很有特点，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她胡乱翻看，就像一位不谙农事的城市娘们儿在乡下休闲时在田里拔麦子。我的意思就是她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她一本接一本看，多是文学期刊，不时还拿起铅笔做记录，不一会儿时间，她眼前茶几上的书和杂志就摞得老高老高……

我得承认，此时，她看上去倒是怪深沉的。非常不幸的是窗帘儿又徐徐拉上，一瞬间，我看到她坐在电脑前。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自己，她浮躁的神态及浪漫的行径，只能说明她是我们称之为作家的那一类人。

证据之一，我猜想她对着穿衣镜描写自己的“局部”。对一个患有自恋情结的娘们儿来说，既满足洁身自好的雅癖，又可得到酣畅淋漓的放纵快感，除了自慰就是写作了；证据之二，她如此大胆在一个不甚封闭的小区打开窗帘，然后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于国情民情都不符，可她看上去也像中国女人，不该不知道“春光乍泄”的危险，她的肢体语言不过在透露着一个“一般人不配和我做爱”的信息，在这样一个房租低廉，而且全是拆迁过来的农民的小区，如果是妓女她就会破罐破摔，不大可能生出翻阅文学期刊的兴趣。

我一连打了三个喷嚏，差点儿把望远镜从六楼掉下去。即使这样，我还在对刚才的两个证据和自己商榷，因为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写字。不过，我并不着急，因为我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用我的望远镜得出正确结论。不过，真是太不走运了，当天晚上我就发高烧，用体温计一量，三十九度五。我没和文惠打招呼，生扛了三天，算是扛过来了。在这期间，我还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在阳台上对她进行观察，但她再也没有露面。窗帘儿紧紧拉着，只是上面有个挂钩松了，垂出一个“凹”型，有幽幽的光线泄出。我非常懊丧，看到那幽幽的光又能怎样，除了证明她光着身子在灯下走来走去或是坐在电脑前写低俗小说外，我好像没有机会了。

我开始上班，一切按部就班。

我所在的出版公司日子很艰辛，每个倒霉的编辑都得完成自己的经济指标，然后才有提成，而我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完成任务或者说是基本

持平，也就是说我现在就靠工资活着，我特想找一部好稿子，印它几十万，我就可以把房子装修一番，然后和文惠结婚，可是不行啊；我要是个女编辑就恨不能让一位畅销书作家带着他的手稿玩我一番，可还是不行啊；我是个男的，没有哪一位女畅销书作家喜欢那个。

编辑部的王主任人不错，是个秃顶，老是笑眯眯的。他把一摞稿子扔在我的办公桌上，让我再找作者改改。王主任哪都好，就是对像我这样招聘来的编辑有些吹毛求疵，我像是后娘养的。唉，体制的产物，能说什么呐，有碗饭吃就不错了，况且我什么本事都没有。我还是有情绪，这么好的小说老折腾作者干嘛呀！可是这种情绪你是不能表露出来的，这部将近三十万字的小说叫《青春绞架》，是一位叫欧阳文婷的作者的自来稿，在我手里都快有一年了，已经改了两次。我对《青春绞架》如此上心，是因为我从来没读过这么棒的小说，它完全可以和三岛由纪夫的《假面青春》并肩。我不相信我会看走眼，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就没有一本像样的青春小说，而欧阳文婷好像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到这个世界上。遗憾的是，我们书信电话往来，也算是神交已久，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欧阳文婷的声音很迷人，言语也很善解人意，我几次约她都遭婉拒，欲登门造访，她也不同意，好像她非常喜欢这种方式。我不知道她是什么用意，但一想能写出这么棒小说的女人，毕竟很了不起，有个性也是很正常的。

好吧，第三次把《青春绞架》退给欧阳文婷，给她一个月时间改好。我再一次把修改意见附上，并表明了我对《青春绞架》的真实看法。能写出这么智慧作品的女人，肯定是聪明的，能权衡出我的位置。

我在办公室老走神，同事们已经看出来了。实际上，自从“偷窥事件”卷入我的生活，好像任何年龄相当的女性都和那“半截裸体”有关，我拼命地将她们衔接、组合。这下倒好，我把欧阳文婷也放进了我那疯狂的视野里，她一定娴雅得体、气质迷人，她的美貌、风韵、气度就像她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她活着、诱惑着，但不是为一个男人，而是为所有的男人。男人们见到她，都会不由自主地跑过去，心甘情愿挂在她青春的绞架上，荡来荡去。我也不能免俗，当然也不想免俗。这个世

界对我这个浪漫的穷光蛋来说，正像那首著名的咏叹调“为了艺术，为了爱情”，更重要的是，这两样和性有关的东西都比较省事，用不着太勤奋，就能得到快感，很适合懒惰的家伙。

我动了会儿心思，然后说欧阳文婷的名字也是很有卖点的。王主任同意我的建议，但还是表示让欧阳改改再说。然后，他问我有件能挣点儿小钱的事有没有兴趣。原来，二十天后，一位写小说的泰斗要外出讲学，有家杂志邀请王主任陪同采访，他想把这活儿让给我，因为那几天他有事。我说到时再说吧，不是还有那么多日子吗？王主任可能觉得我有点儿不识抬举，嘀嘀咕咕似有不满，但也没完全表现出来。

这时，文惠打来电话，说她这些日子太忙，准备参加五月份的成人英语高考，不能去我那里了。王主任可能从我接电话的口气里听出来什么，打着哈哈劝我结婚，还说了一堆结婚后的好处，比如说有人给我洗衣服、做饭啦，生病也有人照顾等等，就是没说结了婚可以天天做爱（这话不准确，应除去不得不休息的几天）。他虽然没把这话讲出来，不正经的表情却含有这个意思，最后，还是忍不住了，说天天搂着个人睡觉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啊！王主任见过文惠，挺有兴趣的，还拍着文惠的肩，说我怎么怎么有福气。所以，他一说“搂着个人睡觉”，我怎么看他的表情怎么像是说“搂着文惠睡觉”。他一定是这么想的，没有证据，其实就是有了证据，我也不在乎，就像我也曾经搂过别人的老婆，将来有机会我可能还会那么做。比如说，欧阳文婷有没有丈夫呢？再比如说，我对面楼里那个裸体女人有没有丈夫呢？王主任若知道我不在乎，他一定会说“你搂着文惠睡觉如何如何”。他快六十岁了，那样说一定很解气，就好像和文惠动真格的一样。

文惠哪里知道，我不在乎她来不来，因为我发现了一片奇异的“新大陆”。

这些日子，我盼夜幕降临就像干涸的小苗渴望雨露滋润，否则，生命就要枯萎。普希金是这么说的：“失掉了神性，失掉了灵感，失掉了眼泪，失掉了生命，也失掉了爱情。”一点儿也不假，什么全他妈没了。

窗里的那尊“雕像”，简直就是老安格尔笔下的尤物，除了圣洁，没有不具备的。我怎么能不朝思暮想。

可是打我发烧后，那扇窗子就再也没开启过，撩拨我情欲烈焰的美人，隐匿在黑暗中，好多次我在自家的阳台上对着那块尸布般黑色的窗帏假设，那个风骚的婊子一定和哪个王八在做爱，他们玩得天摇地动，说不定绷着大筋的脚丫子因为没处搁，就碰着了窗帏的开关，一道亮靛的人文景致就会出现在我的视野，而我的高倍数望远镜也将不负所望，他们让我恶心，然后，再让我把这件事忘掉。那些曾经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丑恶欲望，也将消失，同时因为现实比我更丑恶，我开始原谅自己，一如既往地像个好人那样出入公共场所。可是什么也没发生，我还得承受着精神上的重负，在阴暗的房间里诅咒自己该死的本能。

好在文惠来了，她没像她所说的参加完五月份的成人高考后再来，而是给我打完电话后的一个星期，就跑到我的窝儿里。我兴高采烈地张罗，心里却有些愧疚，因为我除了想和文惠做爱就想不出任何高兴的根由。这话当然不能说出来，比我小八岁的文惠会跟我急的。比较起来，文惠是个正经女人，不像我，虽然没有多少不轨的行为，但一天到晚满脑子光想些乌七八糟的玩艺儿，也足够人受的。我像所有的读过几本书的穷酸男人一样，用一大堆莫测高深的理由，把文惠哄上床，以便打发我不可遏制的情欲。文惠呐，冲动起来也像读过几本风花雪月小美文的老姑娘一样，在弄不清情欲和爱情的情况下，一般就用爱情来支配自己，这样一来，精神上很卫生不说，肉体上的满足也不那么齜齜了。

可是这次出毛病了。

文惠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我表明，她在开始考虑我们的关系究竟是情欲还是爱情？我哪里敢笑！老姑娘和我交往的第三个年头开始成熟了。我不知哪里露出了破绽。我这样说并不是对文惠心怀鬼胎，而是我觉得一个三十六岁的单身汉和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姑娘（和老处女有别），一旦触及爱情，好多问题会接踵而来，比如说男的和女的都有过性经历，即使是一次，对方也会在心里悄悄为其开一个长长的单子，而爱情该是很单纯的；再比如说，进行比较也是本能，呻吟的高低，做爱时间

的长短，是经验也是乐趣，而爱情该是充满激情非理智的……还有很多“比如”，所以我听到文惠要跟我讨论我们俩的爱情，身上的鸡皮疙瘩差不多就有黄豆粒那么大。虽然，我的思维有条不紊地在进行，手也没闲着，在床上，一粒接一粒解文惠的衣扣，看到贴身的那件湖绿色的乳罩，很是激发我的想象力，由于她不太配合，费了点儿事也没解开夹子。每一次都是这样。剩下该是文惠的活儿，可是她没动。我有些不安地抬起头，却见文惠的大杏核儿眼里射出一道光，差不多就是复仇的光，吓了我一跳，难道我要强暴她吗？一股冷飕飕的感觉向我袭来，就像割盲肠的大夫在你的生殖器官上挥舞着锋利的柳叶刀，似乎不可遏制的情欲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文惠说话了：“你可真是一个麻木不仁的老滑头。”

我把文惠的衣扣一个接一个的又系上了。文惠就穿着她喜爱的湖绿色乳罩和我说话。我确实有些臊眉耷眼，不知所措，紧接着，更让我头疼的事发生了。文惠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法开口，便将毛巾递了过去。文惠接过毛巾，去了卫生间。我听到哗哗的水声，二十分钟后，她出来向我笑了笑，说是没事，只是心里难受。最不该在当时发生的事发生了，我们开始做爱。事毕，我躺在床上，看她慢条斯理穿衣服，看她套上湖绿色乳罩，我帮她在后边拽了拽，她侧过脸，冲我拉了拉嘴角儿。这是文惠表示歉意的下意识动作，可这次倒让我觉出些悲剧味道。

文惠这是怎么啦？

她后来的动作就快多了，穿好衣服后，坐在沙发上，端起我们做爱前沏的茶，轻轻呷着。我能看出来，那茶还不太凉。她扬起眉，问我小说写得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没话可说的信号。我没吱声。过了一会儿，我问她晚上吃什么，她也没言声，两手握着茶杯，目光有些游移，最后她看了看电视柜旁的望远镜。我以为她会问，可没有，她只是仔细看了看，百无聊赖地将茶杯放到写字台上。她不想和我一同吃饭，却对我说她不饿。其实她的意思就是不想在我这里过夜。

送文惠下楼时，她对我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出门

心情就好了。你当时怎么不问我为什么？”

我说：“和你一上床，我全忘了。”

文惠捂住我的嘴，让我小点儿声，说这是在楼道里。她接着说：“我真是烦透了，不想在酱菜园干了，真让人受不了。这次续本科很重要，咱们过段时间再见面吧，好吗？”

我点点头。

她又说：“我以为到你这里来，心情会好些。”

“好些了吗？”

“现在好啦！”

看着文惠挤上公共汽车后，我找了一家小饭馆喝了会儿酒，觉得挺没劲，喝了一半就离开了，准备去小区新建超市内的一家书店转转。

有时你不得不承认生活中的奇遇实际上是很恶毒的，它擅自改变了你的生活走向，而你却浑然不知，以为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在超市的书店架子旁，我居然发现了那个被我偷窥的女人，即使她戴着眼镜，还是被我一眼认出来。我挺烦的，确实想找点乐子，可是我没办法和她搭讪。说实话，她看上去比文惠要年轻些，气质也不错，看她挑书时的认真表情，我实在不能也不想把她和那个女人联系到一起。我站在她身旁，看她挑了一本杜拉斯的《情人》，将手里霍桑的《红字》放回书架上。

我说话了：“我要是你，这两本书就都要，如果非得要一本的话，那我就选霍桑的《红字》。”说着，我侧过头，继续在书架上浏览，就像刚才是一个偶然。我不是故意这样做，与其说这是成年男子一种很俗气的尊严，不如说是习惯。

她很礼貌地说了声“谢谢”。我调过头来，见她将两本书都拿到手里。她又说：“你是这个出版公司的吗？”

这时我才发现手里的袋子印着我们出版公司的名字。

她说：“这可能是缘分，我写了一本书，你能帮助我吗？”

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我也不太喜欢她咄咄逼人的态度，尽管话语

很委婉，言辞也算得体，不过，我还是把名片递给了她。她说她会给我打电话的，然后，就去了收款台。她的风衣很长，就要拖到地面上，似乎现在很时兴。我没看到她的腰肢，她已消失在超市内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没心思看书了，极力回忆刚才发生的一切，什么也没想起来，因为她戴着眼镜，只觉得她的颧骨很高，嘴唇很小很厚，涂得血红，非常性感。

我知道，不管她是谁，她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当天晚上，我把望远镜收进顶柜。

不过，我还是拿杯加冰块的红酒在阳台上坐了一个小时。很好，像我想的那样，我阳台对面那神秘的窗帏只拉开了一道缝，一束充满诱惑的光，斜斜插下来，有来回走动的身影，间或挡住那投下来的光束，因而一切就仿佛显出些活力。可能前些日子发烧过，身体好像有了免疫力，或许是红酒的劲头，反正身上热乎乎的。我躺在床上，想的也是这件事，看来我猜得挺准，她确是个写小说的。写小说的娘们儿虽然不见得是婊子和演员，但她们应该具备婊子和演员的素质。那么男人呢？没等我想出答案，被子里好像有什么挺硬的东西硌了我一下，伸手摸出来，原来是文惠的发卡。她真是个大马哈。

电话突然响了，我以为是打来的，一接原来是文惠。她说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将和她分手后的行踪一一说过，只是没提“那颗流星”。文惠哈哈笑着说她的“东西”落在我这里，让我给她收好。我是得收好，尽管我知道这张床上不大可能出现别的女人，我还是不愿意背一个很真实的“黑锅”。实际上，这屋里到处都是文惠的东西。不知别的单身男人是怎么想的，我倒是希望房间里有女人的东西和味道，但最好别是乳罩或内裤什么的。和文惠瞎扯了一会儿，她突然问我买望远镜干嘛。我告诉她是她买的，为了旅游方便。她说我是不是为了窥视别人隐私方便。我不置可否地笑了。

最后，文惠说：“我告你，你可得老实点儿啊！”

女人的心有多细，我还以为文惠根本没注意呐。

半个月后，我在电话里知道被我偷窥的女人叫马兰花。

我有时问自己，婊子和天使的区别在哪里？当一个漂亮女人没有灵魂的时候，她差不多就是一个婊子。男人呢，又总是因为女人漂亮而忽略她们的灵魂。

马兰花是个婊子，她在电话里约我，说是搞到两张很有味道的电影票，顺便把稿子给我。见面后，她告诉我这是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关于她的小说稿，我们没说几句。她把厚厚一沓稿子装在一个很气派的大信封内，我把它放进她认识我时发现的那个印有我们出版公司名称的手袋里。有一个细节，使我断定马兰花是个没有灵魂的娘们儿。我们在电影资料馆刚见面，她就把手包掉在地上，我弯腰帮她去拾，发现有两本护照和很多外币，其中一本护照是马来西亚的，另一本她主动告诉我是新加坡的。我开始打量马兰花，一眼就看出她是疤痕皮肤，光而亮，有细微凹凸和不自然的弹性，我想我不会和她上床，可我马上又想到她一定有很多的钱。她把头发盘成一个高高的髻，用一只很大的黄褐色玳瑁发卡别着，显得很干净。可她还是个婊子，谁让她第二次见面就让我知道她有那么多的钱，如果我帮助她寻找灵魂，那也是因为这个灵魂有两本护照和很多外币。

我半天没说话，马兰花问我在想什么。我不会撒谎，但也不可能实话实说，剔开太丑陋，挑一俗的。“我在想你有那么多的钱，好像还定居海外。”她乐了，表情就像我们公司那些奋斗半生的老徐娘们混上高级职称。

一见面我就在心里敲定了和马兰花的关系。

不过，我还是得好好看看她的“自传体小说”。

没有改建的电影资料馆有些简陋，我和马兰花去得早，便坐在了前排。不久，从更加简陋的旁门走进来一位干瘪的女孩，坐在我们前面一张放着麦克的桌子后，开始用铅笔勾勾画画。马兰花告诉我她就是同声译员。

我说：“这该是一部探索片吧。”

马兰花说：“我也不知道，看看就知道了。我看过几次，挺不

错的。”

确实不错，电影开始打出片名我就在心里承认，因为我从来就没开过这么大的眼。光是《阴道》的片名，就能把人吓个半死，加上那个干瘪女孩的干瘪声音，从扩音器里充斥到放映厅，到处都是“阴道、阳物、下身以及什么看上去劲头还挺足”之类的让人脸红的对白，接下来的九十分钟，也没什么变化，翻过来调过去的。我看很多专业人士瞪着眼，在这部乱七八糟的影片中极力寻找深刻。这是一部法国影片，说的好像是一个拍摄色情影片的导演寻找男女演员的故事，几乎没有情节，最后也没找到合适的，只好导演和一个女场记自己上了。影片放完后，场里的观众彬彬有礼退席，没发生我认为要发生的事件。马兰花若有所思，居然对我说这才叫电影。由于还不熟，我不敢把心里想的全讲出来，只是说看不懂。

鱼贯而出，马兰花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在车上，我们谁也没讲话。车一直开到马兰花家的楼下，实际上也是我家楼下。车停下后，马兰花付了钱，我也下了车。她很郑重地邀请我上楼坐坐。我想说改日吧，可是出口的话却是：“回家也是一个人，没什么事，如果不麻烦的话，就坐会儿。”

马兰花说：“我这段时间在国内呆得不长，就是为了写这本书。这房是我表妹的，一直闲着，我也是才过来没几天。你说得对，《红字》是比《情人》给人的东西多。对了，你能尽快告诉我这本书的处理意见吗？”

说着，她已经打开房门。我跟在她身后，一直没得机会讲话。

在客厅里，我四下看了看，和我观察的一样，是个临时的窝。马兰花给我弄喝的。我特地走到窗前，撩开大窗幔，正看到我家阳台，更准确些说正看到对面楼所有的阳台。窗幔是咖啡色的，在枝型吊灯的映照下，看上去很庄重。

“别打开！”马兰花递给我一罐啤酒，自己也打开了一罐。“别打开，刚搬过来时，有几次我喝多了，光着身子写东西，把窗帘的事给忘了。派出所接到好几十个电话，差不多要起诉我有伤风化。你也住在对

面吧？”

我说：“我可不想给派出所打电话，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这是一个藏拙的玩笑。她说：“那就对了。”

“你刚才说你是一个人住，你不会还没结婚吧？”她坐我的对面，架着二郎腿，摇着不知何时换上的大红绸子拖鞋，见我点过头，又接着说：“可你有女人，对吧。你这么冷静，我就能猜出来。我结婚了，可快离了。他是马来西亚的混血儿。”

“我要结婚了，她是北京一个老姑娘。”

说完，我和马兰花都开心地笑了。她说：“咱们这是干嘛，就好像要出事似的，在我这儿随便吃点儿吧，我拍拍你这个大编辑。全是速成食品，很快的。”她从电视柜找出一张光碟，塞进盘仓后说是个风光片，让我自己消遣，然后就进了厨房。她不让我有反应，就这样强迫我服从她的意图。片子是介绍黄山的，我去过，我就是没去过也没心思看，坐在沙发上有些难堪，可又不能走开。说起来，这真像一个圈套，如果没有作者和编辑的关系，我倒认为这是个甜蜜的圈套。我对马兰花来说，老了一些。回忆我们从相识到现在，过程太冷静，太缺少浪漫和矫揉造作。成熟男女的相识如果没有过程，其结果只可能有两个：嫖客和妓女或权力和肉欲。这两个都让我不舒服。此时此刻，我该想想我要与之结婚的老文惠，可不价，我在想如果我继续在马兰花房间呆下去的话，我会面临什么危险……

“我真希望一年有半年里住在黄山。”

马兰花头上扎着淡蓝的丝巾，腋窝夹着一瓶王朝牌干红，一手托着盘红绿白相间的沙拉，一手端着个拼盘，我看清那拼盘内是切好的澳洲牛肉和几条烤炙好的明太鱼，甚至烤鱼还冒着滋滋的油花。她的围裙上，拼贴着几只大蘑菇图案。这一刻，多多少少有些打动了，我，愣神间，她对我说：“你不来帮帮我吗？”

气氛和谐起来。我们一同收拾茶几，腾出地儿，铺上餐巾。

斟过红酒，马兰花解开系在头上的丝巾。看她的头发落下来，我又有点心动，发现我好像并不是很讨厌她，私下还把她同我开始偷窥过的